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 CULTURE

主编 夏 敏 朱爱军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现代大学制度 与大学文化

现代大学制度 与大学文化

主编 夏 敏 朱爱军

G649.22/8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夏敏 朱爱军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 / 夏敏, 朱爱军主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3

ISBN 7-205-05680-2

I. 现... II. ①夏... ②朱... III. 高等教育—教育制度—关系—文化—研究—中国 IV. G64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499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辽宁教育学院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0mm×205mm

印 张: 6.75

字 数: 14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出版时间: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一秀 张天恒

封面设计: 毓鑫

版式设计: 刘丽苹

责任校对: 尚红

定价: 20.00 元

序

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是大学在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一所大学的制度确立和文化形成是社会文化的折射和时代精神的反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演进和积累的结果。因此,对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始终为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专家和学者所关注,也是高校广大师生极为重视的热点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关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界不断升温,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高校主动适应时代挑战的一种能动反映。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以特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大学形成的历史就是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演进、确立和形成的历史。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的嬗变和构建,虽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但它必须置于社会大背景下,伴随着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节拍,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确立大学制度和构建大学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高校出现的对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潮,正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对自身办学历程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以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精神品格,自觉地重塑大学精神,加强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力度,

从“外显”层面向“内涵”层面转变的必然要求和反映。

沈阳师范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学校党委把这项工作作为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全局性工作来抓,先后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几次关于加强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的大讨论,并派出人员到兄弟院校进行学习考察,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如何加强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讨,同时还就学校制度和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部署和安排,这样做的目的旨在丰富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提升学校的整体水平,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全面协调的发展。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沈阳师范大学党委在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但注重对实施过程中的整体设计和具体的安排部署,而且还加大了对理论层面的研究力度。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一书,就是沈阳师范大学党委组织校领导、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本书对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的关系、大学文化的本质、大学文化的定位、大学文化的构建、大学文化的管理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同时也结合学校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实际进行了经验性的总结。应该说,这本书对如何加强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做出了认真地分析和较为全面的思考,其中许多问题的提出和见解,还是颇具见地的,能给人以有益的启发和更多的思索,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大有裨益的。

辽宁省教育厅厅长 张德祥

2005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	1
第二章	大学文化的本质	45
第三章	大学文化的定位	53
第四章	大学文化的主旋	66
第五章	大学文化的构建	71
第六章	大学文化的管理	82
第七章	大学文化建设的理论倾向	90
第八章	大学文化的哲学思考	102
第九章	大学文化与科学发展观	110
第十章	大学文化与校园建设	118
第十一章	大学教师职业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128
第十二章	大学文化与宣传思想工作	134
第十三章	大学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144
第十四章	大学文化与健康型组织建设	152
第十五章	大学文化与图书馆建设	165
第十六章	大学文化与现代媒体建设	174
第十七章	大学体育文化建设	184
第十八章	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建设	200
后 记		209

第一章 现代大学制度 与大学文化

福禄倍尔指出：“在处理自然界的事物时，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可是在处理人时，我们却迷了路。”

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大学历经扬弃步入了 21 世纪。然而凝神静思今天的大学，难免生茫然若有所思之感。我们到底在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同时遗漏了什么？又如何去找回？

一、大学的嬗变与世纪困惑

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诸如“新经济”、“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等等各种新名词即以其特有的内在规定标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又因为其过于强调外在“包装”的色彩华丽和别致，而使人不得不对其真实的意蕴抱有将信将疑的态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的分化，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兴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拉大，严重的腐败现象……面对变化的欢欣鼓舞与犹豫不决、躁动与冷静、振奋与忧思等等，不同情节纠葛于一起，构成了世纪之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现代大学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默默地

承受着来自环境的种种压力：政治机构要求直接解决社会问题，学生要求大学尊重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而社会产业组织则希望大学为其培养大量的民主管理精英和科学家……这些都在显著地影响着大学的培养目标、教育价值和教育品质。在高等教育凯歌进行，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所走的路已开始偏离“大学”之路。大学里弥漫着浮躁、浮夸的风气，导致人们对质量滑坡、文凭贬值的深切担忧；大学像是职业培训中心，只要有钱，什么班都能办，什么课都能开，而高昂的学费造就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这正在改变着农村学生的升学意愿；严重的人才流失仍没有停止，而出校园的大学生，却面临就业还是失业的巨大压力；大学还像是政府，拥有太多的机构、太多的官员、太多的会议和太多的文件，其管理运行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用行政模式管理大学，用行政思维决策学术问题的现象俯首皆是，这使得大学校园上空弥漫着浓重的官气，唯上是从，跑“部”前进，充满了大跃进式的豪迈和各种各样的高指标，运行着官、产、学、商各不相同的机制，大学教师和学者们一部分如政客一般孜孜不倦地摆平各种关系以求权力之位；一部分如职员般夜以继日地穿梭于各种培训班之间以行“书匠”之职积累着家庭的财富；一部分如商人一般以“一不做、二不休”的精神游离于市场之中；当然也有一部分真正的学者愿为学术而献身，然而他们的境地不容乐观。如其治“学”则“术”难产，好“权”则“术”难生；无权则无力推广学术，而弄权又会荒于学术。在他们面前，学术与权术之两全之策并不存在，追两只兔子终一无所获。于是分化出两种人：一种成为隐士，远离社会去感悟与世人不争的学术思想；另一种则以学术为资本、以谋权为实际归宿。大学似乎淡忘了对真、善、美的心灵渴求。大学终于失去了“净土”之誉……来自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诘问强

烈而尖锐:大学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大学参与社会服务,是否意味着应当成为超级市场和加油站?大学真的应该成为富人的盛宴?大学面临着“范式”的转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新的范式中大学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模式?……

大学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忘掉了自己!

在上述问题背后,其实隐含着或者涉及到对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带有文化意义的追问。

二、大学之本真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体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洪堡说,大学是受国家保护但又享有完全自主地位的学术机构。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指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是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会,是一个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弗莱克斯纳则说大学是学问的中心,致力于保存知识,并在中学之上培养人才。英国教育家纽曼宣称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蔡元培曾说过,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说,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之所谓也。大学是什么?也许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比较而言,对它的反问“大学不是什么”的回答则较为简明扼要: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不是官场,不是企业,不是商场,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或经济工具。人们在赋予现代大学以各种新的概念如大学的产业化操作、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经营等的同时,是否意识到大学与一般组织间在本质上的不同?更何况,在如今产业界中广泛流行的各种新的理念,如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

柔性管理、体现分权特征的扁平化结构、组织整体运作的个性化意识和全球理念等等,几乎在传统大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换言之,大学先天就从来不乏上述种种所谓的现代组织理念。而这些现代组织理念又无一不与大学的文化性格密切相关。

(一) 大学的文化传统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办要追溯到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可谓悠久。这厚重的历史积淀,无法穿越的时空,为大学赋予了极为神秘的色彩。无怪乎有人把大学视为一个“神话”,一座超凡脱俗的“象牙之塔”。当然,在盛产实用主义的美国,克尔(Clark Kerr)眼里的传统大学不过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现代大学则是“一座城镇——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而当代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则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然而,克尔的尖刻与轻描淡写,并不能为我们真正理解大学的含义提供些许帮助。大学本身作为独特的组织,它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是什么,他并没有作深入的探寻和追问。也许稍稍回顾一下整个西方大学形成的历史轨迹和传统,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大学是在中世纪西欧社会城市机构化的过程中,波及社会各行各业的社团运动潮流之中而诞生的,正如其他行业的行会组织一样,它最初不过是一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用雅克·勒戈夫的称谓,即精神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团体。如果用现代的“大学组织”概念来理解最初的大学,是绝对不得要领的。因为,在当时,所谓的大学组织形式极其松散,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无非是出自对知识和学问的共同爱好,期望在相互交流、切磋的过程之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至于大学后来如何发展成为一个日益规范的正式组织,雅

克并非决断论的评述在笔者看来倒颇有道理,“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到13世纪后期,罗马教廷对中世纪大学的全面控制,既标志着大学作为知识化身地位的式微,但又表明它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日趋成熟。皈依教廷门下,大学获得了安全与生存的保障,但它的高昂代价是必须放弃精神自由。大学依旧是探讨知识和学问、传播知识的场所,但要求所有的知识必须符合宗教的教义精神,为宗教教条提供合法、合理性依据。当然,即使如此,宗教也并不能完全遏制新的知识胚芽在大学土壤的孕育和生长,在理性屈从信仰的社会环境中,大学还是显示出它的叛逆精神,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知识权威的尊严。事实上,也正是中世纪大学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学者,成为当时引导人们冲破宗教枷锁的思想先驱。著名的唯名论经院哲学家奥卡姆极力主张信仰和理性分离,并提出了他的“思维经济原则”,(如非必要,勿增实体),即著名的“奥卡姆剃刀”。他的这把剃刀出来以后,“不但剔去了争论几百年的经院哲学,剔秃了活跃一千年的基督教神学,使科学、哲学从神学分离出来,而且从此开始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就是全世界现代化的第一篇章或说是序曲”;但丁、彼特拉克、薄加丘和伊拉斯莫等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发动了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根本上动摇了罗马教廷的统治基础;而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和牛顿等,则成为近代科学的兴盛的开路先锋。

进入近代,整个西欧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出现了政教分离,在经济领域,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主导力量,而文化领域的变革最为彻底。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思想运动之后,理性终于逐渐摆脱了虔信的奴役,并成为人类否定神学权威、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近代文化领域的最奇伟壮观之处就是科学的巨大的进步,正如罗素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也就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之下,直到18世纪,传统的依然笼罩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充斥迂腐经院哲学的大学,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迅速跌落,并成为社会人士百般嘲讽的对象,大学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18世纪,针对传统大学百弊丛生的局面,德国首先兴起了大学改革运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首次废弃了中世纪大学流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成为独立的学科,由此开始,科学正式进入大学的知识殿堂。到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的创办为标志,德国基本完成了对传统大学的改造,从此,对科学的高度热情和对真理的无止境探索逐步成为此后大学主导价值和活动取向,大学迅即再次成为科学知识的权威。

中世纪大学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于19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理念,以学术性为根本塑造大学,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传统,并适应时代对学术的新要求将其发扬光大,将中世纪大学仅仅作为保护学者利益的目标,提高了满足国家发展要求的目标境界。这一时期也曾出现了类似英国“新大学运动”的“新型大学”,尽管这类大学最初把办学理念确定在“提供与从事工业的人口息息相关的教育,其教育始于他们日常职业当中,即传授有助于其职业的教育”之中,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达

到过”。“虽然一种职业性和技术性的课程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就已在英国大学占有一席之地，但当大学摆脱了地方性后，它们就往往放弃这种低水平的课程。要想与牛津、剑桥平起平坐，就不能强调专业教育。”这一类型大学的发展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大学的成功发展必须建立在遵循学术规律基础之上。以组织理论的观点来看，一种组织的健康发展即是其对自身本质的最好把握的最有效的证明。大学的发展正是在充分占有了固有的学术性本质基础上得以发展的，学术性既是大学存在的根据，也是大学得以发展的内在规律。

整个 20 世纪，可以说是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发展过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大学不仅以其广泛而扎实的科学研究拓宽了知识的领地，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推向深入，而且强调了知识的实用价值，以知识的应用和技术推广、创新造福于全人类。美国大学说明了这一问题。美国大学的繁荣是建立在充分接受了德国大学的学术本质传统基础上的。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从一个一般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得益于艾略特执掌学校时所信奉的“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追寻者”这一理念。当然，与德国大学改造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不足一样，美国大学的繁荣也不是对德国大学学术理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经历了布鲁贝克所称的“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对立后，在进一步拓展了学术在满足日益多样的社会需求价值后取得的。但无论如何，其学术根基没有发生变化，也即对大学的学术性本质的占有没有变化。正如安德森所讲：“当代的大学，即使其机构已经扩大并且变得更加复杂，但在结构上与中世纪大学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回溯大学八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尽管面对无数

次环境的急剧变迁和风云变幻,然而大学的文化传统却得以薪火相传,永恒不变。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因此,大学是一种社会文化组织,大学应该被定位于文化领域里。

“历史凝炼精神,沧桑铸就传统”。大学文化是通过大学精神得以体现的,大学精神体现了大学文化的内涵,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是大学之魂。

(二) 大学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健全的大学,既要有健全的躯体(校舍占地、校舍、设施等硬件),更要有灵魂,即大学精神。“大学是人生超越庸常的阶梯,是拥有现世人生的境界”。“就此而言,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之魂。如果一所大学没有独特的精神,就好像国无国魂,民无志气,也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如果没有精神,大学就失去了它的精髓,丢掉了它的灵魂。

“何谓精神?”“我认为‘精神’应该是‘形而上’之物,是核心,是灵魂”。“精神是指‘人主观世界,包括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这是与意识等同的哲学概念,与‘物质’相对而言的”。

何谓“大学精神”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涉及大学本质和时代精神。

1. 西方的大学精神

纽曼认为大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他把这种目的归纳为智力的培养。他说,智力的培养不是通过一种直接或简单的观察就能完成的,而是通过逐步的积累,通过一种心理过程,通过对一种客体的反复观察,通过许多要领的比较联合,相互纠正和不断适应,通过运用集中以及多种能

力的共同作用和心理训练最终才能完成的。实际上,大学教育正如纽曼所言,一个人一旦经过智力的培养,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具备了审美力、判断力、想象力,他可能不一定马上成为什么家什么师,但他绝对能够从事任何一门职业或任何一门科学研究。所以,纽曼把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看作是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以适应世界。大学所训练的和培养的人,应是伟大而又平凡的,比如怎样去了解别人的思想,怎样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思想,怎样影响别人,怎样与别人达成谅解,怎样宽容别人,怎样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等等。

雅斯贝尔斯则对大学精神另有高见。他把大学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的生命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雅斯贝尔斯对大学里一连串的考试表示了自己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通过这种考试,一步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该始终贯穿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大学生应该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英国数学家 A·N·怀特海则从大学的功能,阐述大学精神。他认为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的传授知识,至少把这看作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因为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所以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将想象力和经验融为一体。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象力去获得知识,

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环境,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互相激发,需要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

2. 我国的大学精神

自古以来,至少可以说自稷下学宫以来,高水准的学者们对优良大学精神的追求就没有停歇过。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依据其表现形式,中国历史上大学精神的弘扬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 自古以来至辛亥革命

古代最典型、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孟子和荀子身上所体现出的大学精神。孟子的大学精神体现在:一是反求诸己,这是他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即强调自省,也是他为学的一种精神,即重视自主探索;二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为学责任感,把学问当成“公器”而非“私器”,从而使他在做学问这条道路上有着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精神支柱;三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境界,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即自然与人是统一的,做学问就是要通过“诚”进入这一境界,这一过程本身是十分快乐的“深造自得”;四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艰苦中磨练生存、进取的精神;五是乐教精神,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成人生一乐,并要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稷下学宫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集中反映在他所写的《劝学》《修身》《不苟》《解蔽》等著作中,可简要地归纳为:“学不可以已”“锲而不舍”,立“冥冥之志”“穷无穷、逐无极”“笃志而体”“垒土不辍”“至德、至诚”“虚、壹静”,正是这种精神使荀子成为先秦儒学大师,使稷下学宫充溢着生机。此后的范仲淹、韩愈、朱熹、顾炎

武、王阳明、颜元等人的身上都体现出古代的大学精神。古代大学精神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个别名师身上,表现为华夏文化的深厚积淀,其核心是“士志于道”精神,不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

(2) 辛亥革命至 20 世纪末

这是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清华、北大等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大学精神有了全新的内容,在前半个世纪,大学精神一方面吸纳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与中国革命相配合,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出了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响亮口号,出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竺可桢、马寅初等一大批大学精神的倡导和弘扬者。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新大学精神,在反封建、反独裁、反殖民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后半个世纪,大学精神一度遭到极左力量的打压,但总体上还是与中国的社会建设密切配合,体现出自强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一时期大学精神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越来越广大的群体当中,而不只是在少数名师大家身上;它包容的不只是华夏文化,而是表现出相当大的开放性,与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潮流相涌动,生成了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国大学精神,如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精神,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精神,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

纵观西方和我国大学精神发展变化的历史,大学精神的内核永恒未变。大学精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深厚积淀在大学中的体现,是历史文化与当代精神的凝结,主要表现为求真、求善、求美、求新,在近现代,自由、民主、科学、创新成为大学精神的主旋律。